光前裕後此冊甚當
時刻讀之不可廢
棄也

甲子六月日立

居業錄卷之四

後學北地李楨　校
後學同邑李願重訂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仁義禮智乃性之在內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鑠惟當存養之令勿喪存養之久則天性自全

本心自明古人自小學灑掃應對事親敬長周旋禮樂習爲恭敬無非存養之事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心不整齊嚴肅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卽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統

而言之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得此道於心謂之德德之全而熟即仁也
朱子言能求放心即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
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
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
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
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
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
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
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

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著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或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

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一主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或曰主一無適用意否曰既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或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覊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

離隔顛亂

物我一理人之善即己之善捨己從人有何不可人爲私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來天下之善

王者是行其所無事伯者是有所造爲

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造爲撓之即堯舜氣象

能處貧賤者必能處富貴

夫婦人倫之首王敎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錄變風所以戒也

學者能知操存省察德方有進

詩之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感發興起詩之不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懲創羞惡此方爲之善讀詩

治亂興亡美惡邪正詩備矣學者讀之不知所以爲政何歟此記誦詞章之學真不足謂之學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人之至情上之人讀是詩亦可知自省矣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

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

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道理只是這箇道理功名事業是偶然古之聖賢只要盡此道理事業則隨所遇富貴貧賤不足道

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無不備見學者欲擇舍而固執之莫切於此故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人長一格價

學不爲己縱讀書多講說詳不過誇多鬭博習爲口語學愈博道愈離

作事只要循理不可先計較利害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莫此理也蓋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吾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我這裏正他那裏亦正我這裏順他那裏亦順其格感處置無有不通者一理也二本也然則君子之存心處事可不自盡乎

韓信言漢高帝善將將漢高亦非善將將者古之善將將者舜征三苗而用禹湯伐桀而用伊尹武王伐紂而用尚父此乃善將將也如漢高用計謀以馭韓彭又使韓彭不得其善終可謂之善將將乎或言光武善將將許多功臣皆得善終日光武亦

非善將將者古之善用人者盡其才進其德保其身誠感其心用盡其才位稱其德賞當其功故各止其所各安其分何用許多智計以制服之乎曰以韓信之智謀才氣其志又在功利若非高帝有以制馭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曰高帝本領未正君德未全故其所為不過如此設使本心純是天理不以謀天下為心只以救生民為事義以舉事誠以感人四海之內皆引領向風感於仁勇於義況韓彭乎當初漢高本以利天下為心韓彭亦以利合高帝既欲謀天下韓信豈不欲謀國乎漢高

旣欲爲帝韓信豈不欲爲王乎韓信功利之人不足道爲漢高情也曰湯武誅桀紂後遂爲天子何以見其不謀天下曰人之所得於天而全具於我者謂之性聖人只是盡性曷嘗有一毫利心舍吾性分之固有以求富貴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聖人體具於中用之發於外者自不容已其仁民愛物皆自至誠中出天下之人仰戴若父母若嬰兒失所皆涕泣思覩湯武安得不憐而救之乎況桀紂暴惡已極天命已絕湯武亦不敢逆天而不伐曰何以見桀紂天命絕曰天命者天理也君者所

以爲天下臣民之主天命之以養斯民者今乃逆
天爲暴則自失君道自絕其命不可爲君矣況天
命只在人心人心怨叛如此則天命之絕可知曰
周室既衰孔子作春秋以尊周爲義何也曰春秋
之時周室雖衰而先王德澤未泯民皆思周未忘
觀黍離及匪風下泉之詩則可見雖以齊桓晉文
之盛猶曰咫尺天顏踐土猶三覲王曰使孔子居
桓文之位如何曰只是輔周天子脩明文武周公
之典以號令天下率天下諸侯以奉周法循侯度
興禮樂明教化若攘夷狄安中國乃其餘事耳

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顏子克己復禮于天下人何事而天下皆歸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我一理人己一性蓋緣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脉相通氣類相應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鶴鳴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則聖人爲治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容矣

孔門之教只是求仁而堯舜事業盡在此

人若端莊靜一則天理卽存大本自立極其至也篤恭而天下平一不莊敬則百邪交侵不待形於外

而天理根原喪於內矣

天地人物分雖不同同此一理形雖不同同此一氣故聖人所以眞實懇惻以仁民愛物乃其心之自然非強而爲之也其所以民安物阜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其效之自然非有一毫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民之所以仰瞻感化者亦其心之自然而不容遏非有強也所以然者理一氣一故也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

事事要打點合義則心亦不放不亂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利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着事便劈斫

周公誅管叔是理當誅周公雖不欲然天理所在周公不得違也周公之誅管叔湯武之伐桀紂皆聖人之不幸非其本心也或曰何以見湯武不幸處曰使桀紂賢湯武爲諸侯豈不自在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見得聖人爲國爲民之心至誠眞

切無一毫自利之心故六軍之士感戴誠服而心化非但勞而不怨又以周公爲哀已而爲之感謝之無已也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動奮發也

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議其不識誠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

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即誠也必
與理爲一也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耦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

能盡也

名聲財富俱是外面事吾身之最親切者莫如仁故孔門程門俱在求仁能求仁則堯舜三代事業盡在此

世變難說聖賢多只說得箇大經大法其變易無常處亦說不盡孟子畣說世變其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觀其說一治一亂處甚好但其說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說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舜禹又有天子薦之三代以前是如此三代以後多不如此秦晉隋及五代多以不

仁而得天下漢高帝德非舜禹亦得天下蓋時勢不同尊變不一古者諸侯萬國各固其疆守以愛養其百姓必有君臨天下之德然後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其尊然後可得至尊之位苟無其德則列國諸侯之衆非惟不服且將羣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雖有其德無天子之薦亦不得天下自戰國以來天下諸侯消滅將盡七國之中無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勢力戰伐相爲勝負至於倂吞之久惟秦最強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國消滅已盡秦始爲帝秦又

視已之德暴天下未嘗心服若更封建則尾大難掉乃立郡縣更立守令不使世守疆土世君其民而易於制使然郡縣無諸侯封疆之固守令無諸侯世守之權又無君民分社稷之心故秦惡既盈陳涉以匹夫起兵而郡縣遂不能支四方豪傑莫不奮起秦之宗社有必滅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勢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雖多然才氣識量無有過於漢高者則天下之勢固當歸漢故劉季以匹夫而爲天子厥後或以戰爭或以篡奪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爲天子亦多雖固聖王不作

亦由郡縣勢輕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雖得天下多滅亡不久故聖人而不得君師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夫而得天下自漢高帝始

工夫不密則外邪乘隙而入

人不可狥偏好執已見義之與比

私於已者必害於已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利者人之所欲也不可專專則有害義者人心之同然也自不肯專聖賢以義為利也又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利莫大於義害莫甚於利

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地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巳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自孔孟以後道莫大於程朱故其所著作經傳實能
發明聖學切於學者今有一等溺於空虛者好簡
捷而厭其煩務記誦者反惡其多務訓詁者不過
借以爲口說惟實窮理力行者能識其精切詳明
也
朱子註四書詩傳先訓釋文義然後發明其正意又
旁引議論以足言内之意或發明言外之意此深
得釋經之意
學至於誠身便有獲乎上之理只在所遇如何
爲煦煦之仁孑孑之義者一則所見小二則立心私

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心不安處便不可行故論語言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刑寡悔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敘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曾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寧也當貧賤而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今人學不進者只歸咎於天資是自棄也傳說曰學
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詩曰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皆是學之功看朱子晚年學
甚進今人只是或作或輟枉過了日子及學不進
則曰天資局定非自棄而何

聞人之謗當自脩聞人之譽當自懼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禮而禮之行又足以正人情
善風俗興教化蓋禮樂之體用即聖人之體用聖
人之體用即天理之體用

自新爲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

不自新而能新民者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卽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康節本心淸明造化之闔闢往來消長閱之熟而契之深故其所言無非此理卷舒作用無非此事然亦有傲玩不恭之意

吾之本心卽天地生物之心具於我者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聖賢千言萬語皆是欲人明此理遂此心

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爲利利卽義之所爲
也故曰以義爲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
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修於已也心廣
體胖推於人也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劉遷邠
文王治岐上下莫不殷富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
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恭儉節用自然
上下豐足皆以義爲利亦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
則無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順利孰大焉
此道無古今無前後無大小無始終又曰此道有古

今有前後有大小有始終生而知之者發之於前學而知之者繼之傳之於後舍之而不學者終於愚也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也

禮義人心固有朱子去遠而小學家禮好之者甚衆今被陳公甫輩務爲高遠厭禮節之卑近煩細不屑爲之可勝嘆哉

詩之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哦之久人之心自

然歆動和暢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雖有善戰之才不可爲之戰也雖使戰勝終必敗亡

異端比正道只是私私則邪邪則妄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先儒言張子房平生事業皆自素書中出此誠然也蓋其權謀智術處身處事進退行藏與素書無一

不合後世智謀之高妙無出於此但其不知天理本然之妙足乎已而感乎人有諸中而形諸外不必全假智謀明哲保身亦非全計利害只此論之黃張之道不出一私字聖賢之道不出一公字

敬則心專一專一則精明故聰明生敬則內直內直則無私故無巳可克

殺降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慘酷古無是事五刑之不載先王所不行也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

自整頓而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禪家存心有兩三様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鶩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一是誠主一是敬

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謹恐懼是不敢有些子惰慢

誠敬雖是二事其實一體非敬無以入誠非誠則敬有間斷敬是持守之法實有是敬而無間即誠也

非禮勿言即是修辭立誠非禮而言即妄也非禮勿言乃立誠也修辭是修省言辭去其非禮者乃立誠也

思其所當思言其所當言行其所當行乃立誠也

富盛之久者自然驕奢淫惰此盛之所以必衰

祖廟所以安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禮不下庶人非是禁之使不立廟庶人貧賤不能具禮也古者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於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立廟

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自知不眞而以告人者卽妄也告人而不盡心不忠也

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學至聖人地位方了得一生事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閭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

心理不相雜心存則理自在心放則理亦失理明則心必明心明則理亦著存心窮理交致其功方是

漢景不殺母弟梁王亦可爲天下後世法梁王以母之寵欲求爲太子議臣袁盎持正義以諫止之及梁王殺袁盎則罪固當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

傷生故景帝寧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
失當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依經而行或不
能兼盡必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
重則當詳審而斟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
告而得娶得以兩盡是經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
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
失當豈不是權如堯舜得子賢以繼其位此常道
也又使其宗廟享之是兩盡其道然使不肖子居
君位必至亡國是誤天下生民而宗廟亦滅故傳

位於賢則生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子爲輕君天下爲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十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不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爲權者以機變處事爲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背乎經非所以濟經也

學博而不精則流於博雜

學不正雖熟何益非但無益爲害最甚

心專則不放故程子主一爲敬容莊則心自一故朱子莊敬涵養

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必害仁故先難後獲先事後得爲仁

黄憲天資甚美當時士大夫無不心服其德量但未見其爲學工夫又未見其言論道理故今無以考究所造之淺深想只是資質純粹度量深廣風致高邁底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

賢才國之楨幹民社所依以立也漢以鈎黨殺許多名士而國隨以亡宦官亦自剗其廬其後宦者悉爲袁紹所誅無少長盡被殺殺二千餘人有非宦官因無鬚而誤殺者

諸葛孔明三年不死則天下定矣當時司馬懿不敢出與漢兵戰則三軍之氣自然沮喪况孔明屯田足食因其土以爲耕因其民以爲衆推恩立信以鎮撫之吾氣既壯則賊氣自奪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已罪則氣自喪心自離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慾之兵無詞可執或有詞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姦雄亂賊之心事罪惡以昭告

軍民遠近以壯我師之氣以服敵人之心是以苦於戰鬬而不足以正天下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悌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顯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

聖人由一而達於貫學者由貫以知一

程子曰凝然不動便是聖人理定也

謝安東晉中第一人物其氣英明惜乎未學又好尙

清雅曠達無誠心整頓物理當時有多少當爲事都不做

人之所以爲人者理也苟不存得此理只營營於利以養血肉之軀豈不愚哉

忠信學之根本

知貴精行貴果

知旣真行必正亦有因行之差而知亦隨而差者

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直只是義

得此理而不存養隨失之矣非因得而後存養

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

未形者也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必精察其是非

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禪家心無主靜則定動則亂矣所以顛倒錯亂今躁急之人便無才是心亂也

正心工夫愈細密故大學第七章八章多言心之偏曉得道理怕人不實去做故大學致知後便要誠意

要做不做此是意不誠是自欺處

行在知之後故子路之強勇司馬君實之篤行皆有差使致知工夫至則二賢何可及也故程子以爲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許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甚聰明早年甚英銳惜乎力行未能終其學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夫方親切張横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則後面工夫更多

兵主於誅暴禁亂安民故以不殺人爲本其殺人者不得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殺人

兵以仁義爲主內治爲先嚴紀律明賞罰齊號令伐
罪勝敵乃外事也誅有罪弔無罪兵不血刃彼自
迎服王者之兵有征無戰
春秋以受伐受戰者爲主故書及以責之夫國必自
伐而後人伐之是既失爲國之道矣今又不能持
重自守固國保民明辯曲直以却敵人之師乃僥
律一勝而遽與之戰非已亂之道也幸而一勝則
結怨生亂不幸而敗則宗社危矣
范希文之正氣不待養而剛大是天資正大非學力
也若使深造則王佐矣

陸宣公才極精密周遍三代以下罕及但唐德宗庸
君不能盡其才豈宣公不以格君心爲先務乎

隋文帝篡國之君王仲淹獻太平策可謂不知人矣

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貧賤皆不足以動其心
以爲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以義爲主

仁者道理之至親切該乎全體故孔門程門以求仁
爲要

仁則天理渾然萬物皆有生意

人爲小小功業動其心只是不識義理如鄧艾下蜀
有甚功業助篡逆以滅人之國罪大矣謝安勝秦

而折屐又安足爲喜中原淪没於胡夷不能匡復僅得一勝而屐齒折器量之小可知若知道義底人必思中原赤子塗炭於夷狄必臥不安席乘時奮發以救之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爲相之責其重如此安當慚而喜謂之識道理可乎

劉伯温深䕶唐太宗不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伯温智謀之士不知王道之大故也

胡氏責唐太宗不能正楊廣弒逆之罪聲大義以討之此言誠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太宗以英武之才謀取天下惜乎無學未嘗窮理正心去私窒欲

以當然之理處當爲之事伸大義救民命故用許多智計甚爲鄙陋其立心殆與實建德等無異但才智勇畧非建德世充所及豈可以湯武之事望之使其眞有聖王之學必仁義奮發誠心誓衆聲楊廣弑逆之罪毒流四海軍民被害之由傳檄州郡播告天下宣諭兩京以爲身任方面不忍視賊不討坐視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願與天下豪傑共興義兵以行天討則義士奮發生民引領有征無戰矣

用心不可太過過則生疾心爲神明之舍過苦則神

傷只主一無適優游涵泳自然義理暢明

書貴精熟不貴貪多

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德益修

天下只是箇公與私義與利而所爲所成迥別天地革而四時成與湯武革命皆是至公義所當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如湯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勢之自然非有心於得天下若有心謀天下便是私而不義湯武只是存天理以治國愛民及德盛民歸自不容已而桀紂之惡日甚天下之民皆引領

望之救已戴之為君湯武亦不得徇私逆理違天拂民而不救也桀紂失君道天命已去湯武盡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誅桀紂則天下之人固不肯舍湯武而別求君湯武亦不當舍天下而不為君此如四時之革理勢氣數之自然非有心於革也如秦革周漢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謀奪其位非天命所當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絕何謂不當革曰周秦隋天命雖絕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勢自然之革況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時之無私乃革道之至也或謂武王伐紂既

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擴
克乃湯武氣象也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虛卑者入功利
建成太宗事先儒論之詳推本言之人之心純乎天
理乃處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責太宗與高祖
謀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謂父子兄弟懷利以相
接者當時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屬將佐勢圖相
軋若使太宗無利心兄弟骨肉之間一以天理相
接至誠事兄愛弟或庶幾焉如是成元吉見疑解
辟權位退讓處貧如終不容寧死而已不可殺兄

以賊天倫當時太宗自言骨肉相殘古今大惡亦知慚矣惜乎人欲勝天理微處置不去也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旣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自古說春秋者惟程子最精其曰經世之大法皆先儒說未到

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傳發明得到胡文定旣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已說也

胡氏春秋傳多穿鑿只得他議論發越煞緊要道理
亦發未到

天理須要熟

性情須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

道不行不可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出來人性有
善而無惡惡是氣禀物欲上生出來

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
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義極是至
當無以加也

處事不容一毫私意有一毫私意便非王道
忠邪不兩立盧杞等黜然後陸宣公之志方可伸其一二而唐室之後不旋日矣
忠賢旣用姦邪自息如春陽旣長陰凛自消
才昏惰義理自喪
古今敗國者皆自敗也或荒淫或遊畋或暴虐或任小人或好宫室或好貨聚歛皆亡國之具也故爲君者必兢業修身任賢去姦愛養斯民乃保國長久之道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

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原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存然後能察天下之理能隨事察理則心益存此見心與理非二物釋氏離乎理以存心所以終歸空去

今人多惑於怪異是未嘗知性知天夫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此外俱是異端他道不必窮也

天下之理洞徹無疑然後行之沛然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性如水之源感動是水之流也如源本清流出來便有清濁清者是不爲沙塵所溷濁者爲所溷也用力之道當濬其源澄其流也

吾儒則心與理爲一故心存則理明心放則理昏釋氏則心與理二故心雖存亦無理儒者用戒謹恐懼而心存是敬以直內萬理具在而遇事尤加敬慎故心與理不離釋氏則屛絕思慮事理使不撓

吾心以爲存惟無事時如此做得事來一撓便亂了是他心存時已與理離而爲二因心與理二故一動便亂或謂釋氏有體無用予以爲正是他無體故無用

今之儒者多入釋老者一則識理不精二則好虛靜高妙之過三則是助長

古人以陽爲善陰爲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此以類而言也若論一陰一陽之謂道豈可以陰爲惡以類而言則陽剛健陰柔弱陽清明陰濁暗非善惡而何

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錄衆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為要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為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為真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此理須從優游涵暢中出來則意味自別即孟子所謂自得之也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聖人之心學者只是要無間

斷

理無形而具於心心具是理而無迹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空則無矣心不虛不能涵具衆理所以心體本虛也

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羣動薰蒸淪浹仁及一世

看書須沉潛反覆待其義理融液周匝方可放下

程子以經義德行材能三物取士者何也德以化民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然後才德進而無所偏

學經有得方可看史經無得而先看史未免流於功

利看史能別其是非乃窮理之要不然則徒記故
事反成博雜
經是史之尺度斷例史是經之應驗事為經純史雜
故經不明不可看史
便把捉便是恭而不安只常切提撕檢束不令放弛
乃操存之道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心沉潛則造理必深
必有事焉此心便無他適乃操存之要窮理之本也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
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為二物故禮樂廢而

刑政偏於一偏也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以理處事自然順治後世以智計處事故不免煩勞或智不足遂致敗亂

綱目書周世宗廢無額寺院禁私度僧尼夫聖王之制度皆本於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爲天下不易之定準謂之額可也今周世宗既廢無額寺院必存有額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無者豈可立爲定額乎禁私度僧尼然則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據事直書世宗不學之陋自見矣

漢武帝才足以有爲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爲

惜乎未學朱神宗亦欲有爲惜乎汨於功利

古之君子世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二則亦所以免禍

天生蒸民立司牧以養之若縱欲爲暴便失君道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浩然之氣自生

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於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

真能窮理不足貴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爲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

義之骨子非敬無以集義

言之詖淫邪遁原於心之蔽陷離窮知言由外以知

內也故心學不可不講欲心之正必明理心與理

元非二物

人心全是天理才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井泉出而不竭是氣生生貫通而不窮也理不離乎

氣即此可覩理之不窮川上之嘆以此

人莊敬體即立大本即在不然則昏亂無本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淳漓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

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

以易爲卜筮之書固不足以盡易以爲非卜筮之書亦不可葢易是精微之書造化人事無不在內故以之卜筮則知吉凶以之處事則無悔吝葢文明始開郎生伏羲文字未立先畫卦爻故此書雖聖人所作實則天開觀龍馬負圖可見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圖中奇偶與天地間造化事物無不契合乃畫八卦因而重之足以盡天下古今之變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葢卜筮事變只一理相感

而應無異術故聖人用之卜筮爲多孔子發明之後天聖人事顯然爲學本末廢興存亡進退出處莫不詳盡自程子作傳多歸於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無餘蘊矣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即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又曰萬物共一太極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五伯只是心私所以做得事小

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今人有聰明都不會用只去雜駁上學或記誦辭章或涉獵史傳或泛觀諸子百家用心一差其聰明反爲心害其聰明反爲不聰明矣善用聰明者潛心積累先從小學大學近思錄論語孟子精思熟究體驗得聖賢心事義理工夫瞭然得之於心然後循序漸進博學羣書王勃等聰明與聖賢聰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適足爲心之害也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透徹守得牢固

收放心只是一箇敬不主敬而欲收放心東追西捉愈見費力縱使捉得住亦是箇死物事其虛靈不昧所以具衆理應萬物者俱不能矣惟整齊嚴肅主一無適則隨動隨靜自然收斂不放心既不放則内有主自然神明不測體用不虧此釋老之學空寂無用儒者之學所以通達萬變也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是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隨俗也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遠征如輔衛國家則人人皆當
盡力人人皆當講武故田與追胥竭作

公生明私生昏私則有蔽有蔽便昏公則無蔽無蔽
便明何以能公克己則公矣

非胷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
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
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
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
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

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告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格物致知是明德初下手做工夫處物格知致是知得洞徹若非誠意正心修身則守不住終亦昏昧了五者工夫全則德無不明矣新民者新民之德也一則是君德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二則是施設教條教他去做工夫三則是有政有刑禁革其非心使之向善益固去惡愈力也

體驗二字學者最親切讀書皆須體驗放自己身上

來不然則書自書而我自我矣濟甚事

小學是做敬底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

學到貫通處縱橫上下都是這道理只是初間要窮格積累工夫

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大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
非僻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
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偏也已發時
敬以察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天地間物只是一箇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
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
來做息故釋氏輪迴老氏歸根返元不成造化矣
如人家富而貧貧而富不是取得元財來致富是
再生出財來

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
故只見差去

先儒言學貴傳不貴雜守欲約不欲陋

禪伯得行住坐臥無不在道與顧諟天之明命相似
而實不同禪伯不曾窮理本不知道只是想像箇
道之模樣所以晝夜不間想愈切心愈忙儒者則
知此道各各分明隨處發見流行只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道理無時不在

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
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

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天下之衣食皆出於農爲國者當閔恤勸督上而百官人士下而役隷工商皆喫用他然上下相維本末相資亦理勢之自然先王因而裁制使各得其分釋老與坐食之兵古所未有也所以百姓愈貧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柰譎何

學知爲巳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機省多少計較伯者費多少智計只補得些罅漏

只是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址可立上面做大遂流於異教

今因兵食廣浮費多以致官祿薄再立均徭皂隸月錢亦是加賦之意

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古今說仁字惟此最親切

朱子說禪學只是弄精神

程子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中公甫說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沉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胷中只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爀自已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日生不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

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在心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在事上無不實便是信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此誠不可揜處王道之本歟

忠信是進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人之昏困是氣也持其志則昏自去矣在敬

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負板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

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為真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人才只是一樣後世有道學之士有節義之士有功名之士有利祿之士文人舉子詩人墨客又有老釋異端之徒倡優技術雜然混處所以害道敗俗不可勝言原其所由皆因王政不行小學大學之教不立故人各以己意為學傳習之久遂有許多等人物若政教立則

皆在吾化育之中所謂節義功名利祿文人詩人盡歸於道德而學者亦有基本可立不流於異端倡優技術亦皆變於正人矣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爲誅暴禁亂弔民伐罪而設主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於暫時亦利害相乎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照見他心術毫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共滔天於鯀則曰咈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舜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

馭之甚嚴然亦用之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
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
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明誤信馬謖溫公
不知邢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故交定不知秦
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子大居
敬而貴窮理

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然欲道之
行治之書非真儒不能

朱子說科舉雖做了狀元可惜輸了這邊工夫

曾子當初做工夫全備一底工夫也到貫底工夫也

到但未悟也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便是立大本處貫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盡便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得體用是一原故孔子一喚即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分上下只是一事程子所謂顯微無間也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陰陽即是道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也陰陽形而下者形而上者是所以然

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本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

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故
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
作冲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
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冲氣是陰陽
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無一物無陰陽火
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
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
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
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
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闔闢小而呼吸程子

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

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有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聚散將既往之始終來作新來之始終如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廻之説是不識造化也

天人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聖人

之心纔亦不已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入底夫人即那天命不已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即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亦流行而無間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求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言合天人已剩着一箇合字

天地萬物之理即吾心所具者若到無私意處便貫

通若貫通便洞行無間此則仁也存養工夫只在
吾身上窮理則不分內外皆當格

主一主是專主之主一是一於此而不他適純一不
雜之一初學難得如此故程子只教整齊嚴肅則
心便一戒謹恐懼是閑邪工夫才戒謹恐懼心便
一常戒謹恐懼則心常一常整齊嚴肅則心常一
此等工夫交來交去只一般只是要此心常在這
裏敬如何便存得天理蓋心中只是理別無物放
其心理便先敬則心存理便在主敬不是便有一
敬將心去主他只心自敬耳主敬是專要如此而

不間也居敬持敬亦是如此聖人也是專一於敬無箇不敬聖人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曰敬止是他自然不離於敬不說主敬與持敬若主敬熟後以至不待着意便是聖人故程子曰主一則有意在然則溫恭是不用戒謹恐懼整齊嚴肅否看來聖人是自然戒謹恐懼自然整齊嚴肅如見夔夔齊慄曰齊戒以神明其德是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門心空與儒家虛心相似他門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門快

樂與儒家悅樂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
體相似他光明寂照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
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
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而非莫過於禪家
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頭已不同矣
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書禮樂
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之
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
恐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
只是黙坐澄心絕滅思慮直求空寂空寂之久心

能靈通殊不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即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玄極妙其恬憺快樂者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舉措無非天理發見流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然之妙豈禪家顛倒錯亂所能此哉且禪家

以作用是性是認氣為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
者故滅絕天道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
直見北斗處朱子言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
者蓋人之生都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
神識是係合太和裏面底事他在此處窺見些子
遂守定此物不令下矣則可以脫輪迴再去奪胎
出世遂言他別有一個眞身父母所生者只是幻
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上
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
理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你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

乾道變化個甚

鬼神是氣之精靈運用者故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程子曰功用謂之鬼妙用謂之神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

聖人只是盡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聖人固欲人之感化亦未嘗有心也故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虛中無我而已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爲上苦不費力伯者雖不用自修工夫然施爲上最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處置他

自然順而易伯者自身本無此理人不感化假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他用盡智計方做得成故王道簡易伯道崎嶇學者所宜精擇

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畧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著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於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道愈鶻鶟是他只管想像把住不去格物窮理

天人各盡其分而理則自相貫通至天地位萬物育

人又做着天三才備而交相爲功也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這裏做去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處流出

程子曰論治須要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寃訟此有司之體也

聖人救世之心如此切者是仁心之惻怛體用之自然也

功臣多不保其終者蓋其始初君臣只是利心相合未嘗以道合其所爲者多權謀智計未嘗以道義匡其君故其君亦以權謀智計待之或君忌其能臣挾其功欲保其終豈不難哉儒者只務引其君當道道既行則可以保天下之民豈不能保其身乎然則楊雄儒者不保終何也雄非功臣亦非以道事君者子路之死程朱之禁如何子路亦非能以道事君程朱是以道事君而不合者

君子小人不可共治是善惡邪正必相反也君子必治小人必亂者蓋君子之德足以格君化民況人以類從君子用則賢才舉德政脩安有不治小人用則姦邪進害政多安有不亂

孟子才高在心性源頭處理會曰存心養性曰求放心擴充四端之類其曰操曰存曰養曰求曰擴充孟子工夫便在此下手非有孟子天資便無可依據故孔子只教人忠信篤敬博文約禮便有依據持循而心性工夫亦無不盡矣河洛之教實祖孔子故主敬主一莊整嚴肅整衣冠齊容貌格物窮

理益詳益盡學者亦不患無依歸下手處矣

孔子教人忠信篤敬程子教人整齊嚴肅若着實做得自然心安體舒道理明澄今人多是無頭腦之學

把提二字是半上落下事最難做不若索性從整齊嚴肅做上去更易爲力如人起屋豎得柱頭端正則易撐持若豎不曾起柱頭斜撐持最難

程子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脉可以觀仁是無時無處不體驗雞雛是生意醇粹處切脉是生理貫通處程子用心熟方見

朱子體段大相似孟子但孟子氣英邁朱子氣豪雄

孟子工夫直截朱子工夫周遍

孟子中庸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肯下工夫大學論語就教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教人手段與賢人手段不同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効驗都開肚破腸說了方能使人勇躍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

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也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吾心之理與聖人一也吾之理旣與聖人一又何聖人之不可學乎不學者皆自棄也

只是一箇眞實道理流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治若着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卽亂之源也

下各生兩一物中便有兩儀是易中自然之數畫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無非兩之所爲所生之物其大數不拘於此絪緼交錯多寡不齊也

居業錄跋

夫學者將以適於用也自聖學失真卑者溺於功利高者淪於玄虛其所論著非不修然仁義性命之說然究考不攄總之無當于用安所稱實學哉

國朝理學若河東薛氏餘干胡氏兩先生者剸志聖賢之道粹然一出於正

學問宗旨大較符合說者謂河東致
位館閣立朝事業彰明較著餘干一
布衣耳終其身讀書講學無所表見
於天下天下亦私竊疑之謂漫衍未
効孰與功見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
學者先生之學身心內外一主於敬
自夫婦居室之近以至於應接事物
進退古今確然有不可易之見淵然

有不可窮之用嘗自勵曰誠敬旣立本心自存力行旣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之能事畢矣此實先生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堯舜之道巍然煥然不過起於兢業一心謂敬爲齋居默坐有體無用者舛矣蓋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時行道則爲敬事羣居類聚

則爲敬業耳藉令畧本體而惟功業之程則九合一匡非不焜燿一時何曾西深鄙之不屑與同日語哉彼其闇於聖賢大學之道即建樹鏗鍧終涉粗迹無標之影無源之流君子何取焉先生敦本尚實誠有用之學與河東易地皆然惜也不獲一試其志誠可悲已居業錄舊有刻歲久字板

滮漫
中丞李公學宗正脉以興起斯文爲
已任於先生之學有深契焉大懼曲
學亂眞而是書不傳也以余生近先
生之居亟命訂之因遍求里中遺本
補正遂爲完書刻成綴數語于末簡
萬曆壬辰秋八月朔鄱陽陳文衡跋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題詞

讀居業錄曰禮有之退息必有居業易有之脩詞立誠所以居業禮云毋不敬易云洗心故學大居敬揔之不離乎心者近是倘所稱常惺惺法非耶常惺惺者靜而無靜動而無動是謂無居之居無業之業堯舜其心至今在豈虛也哉詩三百宣聖約之思

無邪一言今以眎先生居業錄大氐所爲止敬而作也言止矣得言者言爲階梯得言言者不言而自得之心之精微固難於言語文字間索矣然則錄其先生之緒餘也夫先生號敬齋生平學力盡在於是知其解者且莫遇之千秋萬禩見生先於羹墻有以夫干越李及泉中丞曩爲侍御時

會䟽

請特祀先生今復亟爲刻是錄於三輔
而先生家徒壁立中丞卽以女妻其
裔孫四方聳之莫不頌中丞誼至高
仁賢有後道脈不朽先生寔式靈之
先生裔孫某於余有文字之交稱世
講敢僭一嗣跋之末簡以竊附於青
雲云

萬曆庚子孟秋吉日温陵後學李懋檜

頓首謹題